

GEAGAN

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戈阿干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纳西学丛书

戈阿干◇著

民族出版社

纳西学丛书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戈阿干◇著

GE'AGAN NAXIXUE LUNJI

纳西学论集



戈阿干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戈阿干纳西学论集/戈阿干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7

(纳西学丛书/白庚胜主编)

ISBN 978-7-105-08343-5

I. 戈… II. 戈… III. 纳西族—民族文化—文集
IV. K285.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300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33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30.00 元

ISBN 978-7-105-08343-5/C·222 (汉 200)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64224782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
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
志发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
之？”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的傲
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
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
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
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
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 30 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
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
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
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
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末，纳西
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卓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
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
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

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28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年代至70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至今为止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厓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璧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而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纳西学已经产生《厓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厓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鋈、余嘉华、諏访哲郎、和发原、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

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品正、牛耕勤、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我们也可以由此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之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的存在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作出突出成就者均列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士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道民族出版社及其罗焰女士的帮助，得道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刘永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和苏州市蔡琨先生、庞欢先生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饱受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

于北京寓所

contents 目 录

第一部分 田野考察与追踪溯源

滇川藏考察实录 2

东巴文化圣地——白地纪行 45

泸沽湖逸事 80

纳西族东巴和藏族苯波心目中的丁巴什罗 110

滇川藏纳西东巴文化及源流考察 125

第二部分 东巴文化与中华国学

纳西东巴骨卜和象形文骨卜书 152

由纳西象形文保存的河图洛书 200

东巴学 239

第三部分 丝路文明与东巴文化

纳西象形文舞谱的现状及其新生前景 298

纳西象形文舞谱源探考 312

风靡亚欧非大陆的护法战神 327

《黑白战争》与“黑白之说” 347

纳西象形文“龙” 367

纳西族勒巴古舞考察 385

后记 396

滇川藏考察实录*

一、德钦县茨中纳西习俗——访尤多老人

尤多系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燕门区茨中上村人，纳西族，72岁。

尤多老人首先谈到茨中的纳西族东巴教情况与祭天习俗：茨中过去也有过大东巴，但是到他开始记事时，大东巴已不在世，只有一位叫迪之布的普通东巴，迪之布的父亲、祖父也都是东巴（属于大东巴）。以前，茨中的东巴都要到维西叶枝学习象形文经书。所以，茨中的东巴与维西东巴和丽江鲁甸一带东巴是保持一致的。茨中纳西人在举行祭天活动时，都由东巴主持。他们的祭天群体分两种，一为“普督”，二为“洼格”。大都属于“洼格”一种。祭天的程序是这样沿袭的：大年初六上山找寻用来标志天神、地神和中央君皇的黄栌青枫和柏木。初七、初八休息，初九搓制大香。初十上午点大香，下午举行射箭活动，初十一宰杀祭天猪，由东巴祭司念诵祭天经书。然后分配“祭天肉”、“祭天

* 本部分曾分别刊载在《丽江文史资料》1989年第七、第九两辑中。

酒”（黄酒，即泡酒）和别的祭祀食品。据上述情况，茨中纳西族的“洼格”当为丽江纳西人所说的“古许”。

射箭活动列为祭天礼仪中的一俗，是否是从丽江等地带来，尤多老人已不能解释清楚，只说“古来如此”。

茨中东巴也戴“本角”（五佛冠），也有“章朗”（扁铃）和皮鼓等法器。每到农历六月火把节，要跳东巴舞，并用火把“出堆”（驱赶鬼魔）。火把由年轻人举在手走在前头，右手持皮鼓左手持“章朗”的东巴随后，挨家挨户转悠一次。东巴还抛掷一些沙石在每家各户的房间里，也表示驱邪之意。人群行至村尾叫“多匹古”地方，一同起跳，并连唤“阿呼呼”，再烧上一篷冲天大火。至此，鬼们已算赶走。这一活动，要持续两日，即六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

在火把节之前的农历六月六日，各家各户还要请东巴念一次经，将新收获的麦子舂成饵块，向祖先献祭。到了农历十一月六日，又要请东巴进行“初布”祭祖活动。因为东巴人数有限，这天他们只好轮流到各家各户去念诵有关经文。在每一户人家，仅逗留五分钟左右的，手里捧经书，一边念诵一边奠酒洒祭，仪式一结束便走进另一家。

先前，茨中纳西人去逝后，也要请东巴念经送魂。但后来，因为已经没有能念诵这类纳西象形文经书的东巴，就没有再保留此习俗。

茨中有一座法国人修建的天主教教堂，笔者于1959年到这里作有关调查时，该建筑尚保存完好。茨中的纳西人除崇信东巴教和仍保留祭天古俗外，也有不少人信仰藏传佛教与天主教。据尤多老人回忆，这座教堂已有八十来年的历史，是“蛇年”（1905年）发生茨古教案后，于“马年”（1906年）迁建到茨中的。尤多的哥哥嫂嫂便是天主教徒。尤多小时，教堂里有两个外国神父，他们已能操一口藏语。神父身边的嬷嬷大都是从茨古、

巴东和西藏盐井来的藏族和纳西族女性。

尤多虽年过古稀，但仍能哼唱当地的纳西“默达”调。他唱的“默达”调，接近丽江纳西族的“谷气”调，旋律和节奏都显得舒缓、自由。下边特抄录两首“默达”词，以供研究：

一

美利吉盘仲（白云把天地接连）

吉盘葩葩丹（白云织成一朵朵花）

美崩堆崩佑（天和地变得明净亮堂）

赤色默迪错（接下来再往下看）

吉纳亨洛课（海子荡漾着绿波）

吉纳葩葩丹（水波也绽开一朵朵花）

亨崩洛崩佑（浪花把海子和山谷照亮）

赤色默迪错（接下来再请听我说）

吉美格古鲁（在纳西人的正房火塘边）

色素葩葩丹（挂上一朵朵彩纸扎的花）

吉崩丹崩佑（住地和房间被花儿照亮）

说明：“赤色默迪错”一句，其词意与丽江纳西族民歌唱词里的“赤达默饶格”（还不止此）一词接近，系用在唱词内容过渡之时。

二

拉市亨洛课（在拉市的海子里）

富蕊素吕依（有三颗珍贵的白海螺）

迪吕崩美依（第一颗亮闪闪的白海螺）

格堆格俄佐（北方有个叫拉萨的地方）

俄佐亨干吉（给拉萨的大佛献上）

亨葩古佑出 (表白我对大佛的虔诚)
业吕崩美依 (第二颗亮闪闪的白海螺)
默堆默依赤 (南边有一个叫昆明的地方)
依赤卡干吉 (给昆明的可汗王献上)
卡葩古佑出 (表白我对可汗王的诚心)
素吕崩美依 (第三颗亮闪闪的白海螺)
孔能迪干吉 (捧献给我的远近亲人)
孔葩古佑迎 (表一表我对亲人的心意)

这首尤多老人唱的“默达”调,听起来优美深情。老人还唱了一首“阿桑盘”调,唱词也都是五言,但没有丽江纳西人惯用的“增追”(借字谐音词),这是颇值得研究的。

上述第二首唱词中的“拉市”,系指丽江市拉市区,那儿有一个高原小湖。在纳西人的语言里,所有大小湖泊乃至池潭,皆称海子。在澜沧江边的纳西民谣和故事中,常常提及“拉市海子”。尤多老人特作解释,在茨中一带,“默达”调只在祭天的时候唱,由年老的男人在家里领唱,众人跟着合。“阿桑盘”不受限制,平时可以唱,在山上、在家里都可以唱。

1985年6月5日

二、“木天王”进藏传说——兼叙德钦佛山纳西文化遗存

佛山区濒临澜沧江,在燕门区的上游。北面与西藏自治区的茫康县盐井乡接壤,处滇藏公路沿线。该区巴美乡上、中、下三村,加卡村和许鲁村,纳古乡的松顶村,以及处于燕门、佛山两区之间的云岭区的哥鸟村,都是纳西村寨。这些村子里的纳西人,目前在家里还操纳西母语。这一带的纳西族,包括茨中、巴

东一带的，相传都是“木天王”进藏时沿途留下来的“人种”。1959年秋天的德钦之行，笔者只到燕门区的茨中、茨古、巴东等地，不曾踏访佛山。当时重点了解天主教情况，别的方面顾及不多。这次，对佛山区的纳西文化，包括历史掌故和民俗事项，作了一次稍微细致的询问。我能全部听懂茨中老人讲的纳西语，但佛山纳西语听着就有些吃力，大约只能听辨80%。好在访问过程中，自始至终有德钦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汝仁作陪且担任翻译，使访问工作尚能顺利进行。杨副部长系丽江大研镇纳西人，调来县上之前一直在佛山区工作，曾任区委副书记。

(一) 一个值得注意的传说人物——尤拉妥居

纳古乡松顶村有个叫多嘎的73岁的纳西老人，他首先为我讲述了一则颇有趣的传说。这传说虽然有较浓厚的神话色彩，但不失为古代纳西族与藏族之间的民族关系的一段佳话。

多嘎老人说，还在“木天王”（藏语名为斯纳劳登）之前，首先有一个叫尤拉妥居的纳西人到松顶。这人是依古纳堆（丽江）的纳西人，他还去过盐井一带。当时，藏族的格萨尔王来到西康巴塘冷卡徐（距巴塘县城两天山路）后，特地派遣两个部下到盐井捉拿尤拉妥居。格萨尔王对他的部下讲：“前边有一个魔王国，我们为了征服它，非得有尤拉妥居来佐助不可。”

尤拉妥居是个了不起的纳西人，他不知道有人要来捉拿他，不过已觉着心神不定。于是，他骑上一匹黑骡子，离开了盐井，来到一个四围有黑石头、白石头环绕的小草坝里。不巧，格萨尔王派遣的部下也同时出现在这块草坝上。这两个部下一个叫许巴，另一个叫堆玛。他们自然知道尤拉妥居是个不寻常的人，便没有立即下手，而是先邀请他一块喝酒。三人畅饮一阵后，尤拉妥居被灌醉，许巴就趁势把他捆绑起来。先前，格萨尔王还向两个部下交待过：“一旦捉住了尤拉妥居，你们可千万不能亏待他，

要完好无损地带到我跟前来。”两个部下遵从他的意旨，把捆绑住的尤拉妥居扶上了马背。

待尤拉妥居醒来时，已被驮到格萨尔王面前。格萨尔款待了他，并恳请他去攻打魔王国。尤拉妥居是位英雄，那个魔王国果然被他征服。可到了这个时候，格萨尔王与尤拉妥居之间发生了矛盾，并开始在相互之间进行争斗。格萨尔王一时敌不过尤拉妥居，便只好逃遁。他从一个叫“巴堆”的地方，朝着丽江金沙江方向逃奔，一直来到了石鼓附近的冷水沟。这时，天神佐助尤拉妥居，用一颗颗石头朝着格萨尔王砸来。然而它们只打出一眼眼石洞，于格萨尔的身体毫无损伤。而尤拉妥居也没抓住他。他们继续追逐，从吉气洛翻过山来，来到丽江市海子边。这时，英勇的格萨尔王竟变成一尾小金鱼，甩甩尾鳍向海里游去。尤拉妥居眼亮手疾，连忙把他从水里一捧掬起，连水带鱼一口吞进肚子里。尤拉妥居这才舒了一口气，认定这下终于把这位英雄格萨尔王埋葬在自己的肚腹之中。哪料，格萨尔王居然又在他的肚子里发出一席话：“朋友，我们还是调解吧，不然，我将用我的金斧头，把你的五脏六腑劈得粉碎！”尤拉妥居悟出格萨尔王化身金鱼之大谜。他随即想，对这样的英雄，是没有任何法术可使的了。从此，他们两人和解，开始了和睦相处的时代。

两年之后，尤拉妥居离开了人世。后来，“木天王”才到这里来。

就以上这个传说，笔者特去请教原迪庆藏族自治州文联副主席、《格萨尔》史诗的研究者阿图。他说，就他目前掌握的《格萨尔》史诗资料中，有两部都涉及藏族与纳西族之间的关系。史诗中也出现了一位纳西族的大将的名字，是一位十分勇猛、也很忠诚的将领，但这位纳西大将在阿图的嘴里叫“必吐”。

(二) “木天王”进藏传说

由于历史造成的诸多复杂原因，纳西族与藏族之间，几度出现悲剧性的多事之秋。然而，两个民族在长时期的接触交往中，促成了经济上的互通有无和文化上的相互吸收，这对于各自的生存与发展，客观上起着积极作用。包括木氏土司的几次涉足藏地，也都不单纯是为了军事目的。在他的强盛时期，单为促进藏、纳西族文化交往，便作出过大量有史可查的业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别说在云南藏区，就是到了西藏腹地拉萨，也还有若干踪迹可寻。基于这种情况，在这次滇川藏之行的各地旅途中，笔者如实地记录了一些纳西族和藏族群众迄今还在传叙着的有关他的种种轶事。我想，今人已完全能用历史的眼光浏览这些文字。

也是松顶村的多嘎老人，为笔者提供了一则流传在德钦澜沧江一带藏族和纳西族中的藏语民谣。它反映了“木天王”当年进藏时的一些真实情景：

居吉崩 斯纳劳登

(纳西族的天王斯纳劳登)

劳罗里路劳 宗里居

(一程程一村村筑上堡垒)

色根 嘎崩 贡劳吉

(像兽王狮子一样居高临下)

哈萨 仲堆劳 色格嘎瓦佐

(在西藏拉萨的大佛前也竖上金柱)

依格 默当 普

(珍珠玉石像山一样献在佛前)